

YingRi LianHua CaiDian WenXue 2014

映日莲花——蔡甸文学2014

蔡甸区作家协会 编

长江出版社

YingRi LianHua CaiDian WenXue 2014

映日莲花——蔡甸文学2014

蔡甸区作家协会 编



长江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映日莲花——蔡甸文学 2014/蔡甸区作家协会编.

—武汉:长江出版社,2014.12

(武汉作家书库)

ISBN 978-7-5492-3077-8

I.①映… II.①蔡… III.①区(城市)—中国文学—
当代文学—作品综合集—武汉市 IV.①I218.631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302365号

映日莲花——蔡甸文学 2014

蔡甸区作家协会 编

责任编辑:朱舒

出版发行:长江出版社

地 址:武汉市解放大道1863号

邮 编:430010

E-mail:cjpub@vip.sina.com

电 话:(027)82927763(总编室)

(027)82926806(市场营销部)

经 销:各地新华书店

印 刷:武汉市人大常委会机关劳动服务公司

规 格:850mm×1168mm 1/32

9印张 200千字

版 次:2014年12月第1版

2014年12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492-3077-8

定 价:300.00元(共十册)

(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 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)

喜看春风拂新柳

管用和

武汉市蔡甸区,即以前的汉阳县,是个历史文化十分悠久的历史。20世纪60年代,由我作词作曲创作了一首歌曲《汉阳是个好地方》,在县广播站广播过。其中第一段歌词是:汉阳是个好地方,湖水清清江河长,长江滔滔翻金浪,汉水滚滚闪银光,水上撒网田种粮,山清水秀鱼米乡。

的确,汉阳县地处长江与汉水汇合的“金三角”地带,优越的地理环境,决定了它在经济文化方面繁荣发达的优势。这个地域的文化,有着深厚的楚文化的基因。20世纪50年代我到县文化馆工作,了解到这一时期,就有汉阳县从事文学创作的人,在省市级的报刊杂志上和出版社发表诗歌、小说、戏曲文学等作品。1981年,便有本土作者的长篇小说问世。我虽说是外来人,但从事文学创作最初的起点是在汉阳县,也应该属于本土作者。20世纪60年代出刊的《汉阳文艺》,我当编辑,创刊伊始,就得到不少作者的支持拥戴,刊物一直延续办到今日的《蔡甸文艺》,作者队伍不断成长壮大,作品更加丰富多彩。而今,蔡甸区又创办了文艺刊物《知音汇》,为热爱文艺创作的作者新添了一块艺苑,发表了不少优秀的作品,令人瞩目。

在蔡甸区这个地方生活过,从事写作的人(包括外来人

和插队知青),经过多年的历练,现已成为全国知名的小说作家、诗人、评论家、戏曲文学作家、报告文学作家、网络文学作家、刊物文学编辑的,不乏其人。不少人的作品在全市全省乃至全国获奖,影响旷远。今天,蔡甸区编辑了《映日荷花·蔡甸文学2014》,汇集了一些文学新秀的佳作,融入了现代意识和思潮,无论是内容形式和写作技巧,都有所丰富有所提高,彰显出地域特色。我为本书的出版感到十分欣悦。蔡甸区文化积淀丰厚,真可谓山川毓秀,人文荟萃。相信今后在文艺创作上会更加繁荣昌盛,打造出更具特色的品牌,迈上一个更高更新的台阶。

目 录 | Contents

小说卷

照相机(短篇小说)	千里烟3
麻木(中篇小说)	张慧兰19
飞蚂蚁(中篇小说)	郑勇兵73
奇迹(短篇小说)	李雪非109
乡村学校人物小品二则(短篇小说)	高 池122
今天给你批块地(短篇小说)	高 池132

散文卷

去西藏	欧 曼149
我的心湖	高士林161
梦里苦楝花	李雪非175
惊艳巫山,永远的寻觅与遐想	匡 芳179
一种人生	王宝君185
忆外婆	方勇军189
没有父亲的父亲节	陈 凯192
我娘家的亲人们	袁玉芳196
九真走笔	丁 芒203
雨后一朵桃花	张继安210

诗歌卷

薛家山的四面(组诗)	龙建平215
心仪江南(组诗)	袁希安221
莲花湖(散文诗)	王汉伟227
湖乡情(组诗)	高士林232
乡土诗恋(组诗)	黄一叶238
我在风景外等你(组诗)	辜锦屏244
秋 掀起蝶的沉默(组诗)	万丽娟250
杨柳风	胡 萍254
假如我从未见过雪	肖 华255

中华诗歌卷

青春作伴歌飞扬(组诗)	郭笑撰259
蔡甸湖山且放歌(组诗)	蔡 永262
诗系江山额有纹(组诗)	姚泉名264
嵩阳寺赋(并序)	张声荣267
古诗词一组	269
部分作者简介	280
后记	285

小 说 卷

照 相 机

千里烟

—

那个拿着麻子脸般白搪瓷碗的女人，只留给我一个背影。她穿一件褪色的红格子春装，布的纹路跌跌撞撞的，宽大的下摆刚好遮住她凸起的腹部和臀部，就像风中摆动的干涩老树皮。她漫不经心地用右手的大拇指和食指钳着一碗红薯稀饭，搁在正方形的小洞口中。我一直把那个小洞口当做照相机的镜头，而住在照相机里的我，只能是永远不得曝光的胶卷。

自始至终，她都没和我对视，好像我是无形的空气一样。我不认识这个有着一张磨盘脸的眼神很凶的女人。

她与我的妹妹吴齐眉长得很像。吴齐眉在广东打工。吴齐眉小学毕业后就和村里其他女孩去了广东。据说，在那边，日子过得挺滋润的，有吃有穿还有住。对于农村出去的女孩子，碰上这样的好事真是幸运。我弄不清眼前这个磨盘脸女人为什么和吴齐眉长得那么像。三年来，她是与我打交道最多的人，端着麻子脸白搪瓷碗，满满一碗洒了咸菜的红薯稀饭（我饭量还可以），搁在照相机的镜头前。就是一头猪，也会被她喂出感情来。可我不这么想，因为，我不是猪。她这么尽心尽力地拿红薯稀饭喂我，只是不想我饿死罢了。假如，这个

女人不端着麻子脸白搪瓷碗来的话,可能我会饿死,一定的。谁知道呢,也许真的会饿死。不过,饿死之后我是什么样子,我还真想知道。变成扁扁的黑黑的透明的胶卷,那是一定的。你能想象我住在照相机里的生活。我把身体当做酵母,把照相机当做容器,发酵我的情绪。我的仇恨是一丝丝长起来的,我把我带有仇恨的呼吸抽成细丝,卷在一根小木棍上,那根小木棍已经看不见头和尾了。

偶尔,一只鸟歇在镜头前,叽叽喳喳地唱歌,我听不懂的一些歌。每次看到鸟儿来(可能是光线的原因,我并不能看清是什么鸟),歇在炮眼一样的镜头上,我都不敢呼气,我怕把它吓跑了。我的眼睛死死盯着它华贵的衣袍、它骄傲的形体,还有它几乎是放纵的为所欲为的歌唱。有时我异想天开,希望我的身体和鸟的身体互换,这样我就能飞出去了,即使变成鸟的模样,身上插满招魂幡一般的羽毛,我也无所谓。

村里很安静。过去,村里经常走动着一些打嗝放屁走路打呼噜都很响的男人。现在,据我所知,三年前就知,那些打嗝放屁走路打呼噜都很响的男人,到城里快活去了(这是村长的说法)。留在村里的,除了村长,就是一群老弱病残,外加这个磨盘脸女人。

早上,我就着咸菜吃完一碗红薯饭,浑身生出不少力气。本来我是不想动弹的。炮眼里的红薯隐隐传来一丝丝香味儿,我烂熟于心的香味儿。虽然我不喜欢它,但是,我还是要把它吃到肚子里去。带着仇恨去吃某个东西你会变得恶狠狠的亲切。

可惜我没有一挺机枪,子弹永远也射不完的机枪。假如有一挺机关枪,我会把它搁在这炮眼上,枪口对外。哒哒哒,哒哒哒,畅快的子弹在村子里肆意飞舞,它们是不长眼睛的,

想飞到哪儿就飞到哪儿。

我和我的照相机，可能是杨家湾最奇特的一幢建筑物了。这幢建筑物竣工之前，我从外面看到过它的模样：青灰色的墙砖，四周墙壁犹如峭壁，直直向上。在四壁中的一方，有一道黑黑的深幽幽的小正方形，当然，它是很小的，你想象它刚好能容纳一个人的头颅。它是这座照相机的眼睛。照相机在猪圈旁边，猪圈的另一边，长着一棵桑树。这座建筑的顶子盖到五块预制板的时候，我被这个端麻子脸搪瓷碗的女人捆绑着，扔了进去。随着我落地，身上的草绳被她从上面自动拉开，草绳像蛇一样地溜走了。她打的是一个活结。接着，一群人吆喝着盖上了最后一块预制板。天刹那间黑了，我想起“盖棺定论”这个词。

三年来，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：我和这女人无冤无仇，她为什么要囚我呢？

二

我的话很少。从出生到现在，说过的话，还不到一百句。

我觉得这很正常。有的人爱说话，有的人不爱说话。我总觉得话在肚子里是可靠的，一旦说出来，就变得轻飘飘，就不可靠，变成魔鬼了。于是我用嘴巴把所有的话都锁上了，不让它们出来。我的母亲是个话非常多的女人，她的嘴唇很厚，下嘴唇比上嘴唇更厚。因为这两片厚嘴唇，她就像一个说话机器，每天制造着很多话。我的身子在她制造的话语中，渐渐变轻，直至漂浮起来。它们挤压着我，我感到屋子里都堆不下了。

她说：吴起药，你成天三拳头打不出个屁来，哑巴啦，啊？

我看看她，不做声。她说：吴起药，把扫帚拿过来。

我看看她，又低下头。她说：吴起药，你哑巴啦？神经啦？喊你动都不动！跟壁子（墙壁的意思）说话还落点灰！

我这次连看都不看她了，继续喝我的粥。粥从口腔进入到喉管，把想奔出来的话给堵回去了。

她显然更加生气了，站起来，将我手里的瓷碗夺过去，狠狠摔在地上，说：老子叫你吃，吃，吃！你这个吃货！垃圾！你怎么不死！

粥还在喉管，没咽下去。听她这么说，我更加不说话了，只是默默站起来，到我的房间去。说起来是我的房间，其实，里面放满了农具、稻谷。我的床，就是装谷的两个大拖柜拼起来的，里面的稻谷是我们家一年的粮食。半夜，我来了尿意，准备起来在屋门口撒尿。忽然，我脑子里闪过一念，决定将尿直接撒在床上，这些液体会浸过床单和稻草，流到谷子里去。我要让她尝尝骚味。我的骚。

我母亲当然尝到了。她掀开我的床单，掀开厚重潮湿的木板，皱着眉头满脸疑惑地抓起一把谷，稻谷上已经长了一层白霉，就像月光惠顾了这间黑暗的屋子。长了翅膀的小虫子从拖柜里飞出来，钻进了我母亲的鼻孔。母亲大怒，她手里还抓着一把谷子，咆哮着冲出房门，对着屋外的稻场喊道：吴起药，你跟老子回来！

我当时正坐在稻场上的石碾上看脚下的蚂蚁搬家，它们排着一条长龙，往前面不远的竹林里去。两只蚂蚁抬着一颗巨大的饭粒向前滚动着。黑和白，这两种颜色在我眼里交替着，时而上，时而下。蚂蚁们不爱讲话，只有行动。我对蚂蚁们的兴趣远远超过了对人的兴趣。听到有人喊我吴起药，我不会理会，不管他是谁。除非蚂蚁们喊我，我就答应。

我父亲不在家。如村长所说，老吴到城里快活去了。我父

亲在深圳龙岗的一个建筑工地搞风钻爆破。他每天的任务是在坚硬的花岗岩上,用风钻机打出孔洞,然后填上炸药进行爆破。爆破而成的数十米深的孔洞,会被灌入混凝土,最终构成高楼的地基。和他一同去深圳的还有十几个人,这些人有的是当泥瓦匠,有的是当搬运工。他们回来后随口对我母亲说,春香,跟你说个事。老吴搞风钻的时候,头发、眉毛、浑身上下雪白雪白的,鼻子、耳朵被粉尘堵得个严严实实。鼻子堵实了,老吴只好张大嘴呼吸,不知道吸进了多少石头灰,你还是叫他别干了。

我母亲也了一眼说话的:你不就是眼红他比你多几百块吗?不干,家里吃什么?

说话的人拉下脸,说:算我放屁好了。

我们家是除村长家外第一个盖起楼房的人家。两层小楼,红砖黑瓦,在杨家湾气派得不得了。可好景不长,楼房还来不及粉刷,我父亲就从深圳回来了。不知道他在外面的十年到底发生了什么,他回来的时候,尿素袋里还有一张长方形的透视底片,上面是他肺部的照片。听人说,我父亲在深圳得了一种病,叫尘肺病。他的片子上闪烁着一张张诡异的小照片,肺上有白色的阴影。我父亲是因为呼吸困难晕倒后被人从工地送到医院的。医生拿着片子说,白色的阴影就是纤维化,就是胶原纤维的一种沉积,将来,如果大面积纤维化以后,这个肺,整个像石头一样,没有通气功能了。我父亲傻了,问医生说我怎么得了这个病呢。医生还算客气,说当人在环境中长期大量呼吸有害性粉尘,进入肺泡沉积下来的粉尘会引发肺组织纤维化的全身性疾病。肺功能受到损害以后,严重时可使人丧失劳动能力,疾病晚期会由于呼吸系统衰竭而危及生命。我父亲说:那我呢?到了什么程度?医生毫不客气

地说：尘肺病按照病理诊断分为无尘期、一期尘肺、二期尘肺、三期尘肺四个阶段，你，是三期尘肺，最为严重。

我父亲问：能治好吗？医生说：肺纤维化不可逆，已经肺纤维化的肺组织不可能恢复成正常的组织，在目前来说，也是一个医学难题。尘肺病是唯一没有医疗终结的职业病，一旦得上尘肺病就要终生治疗。

我父亲没有再听医生多说什么，拿着片子就出了医院。工地不肯再要他了。我父亲从深圳回到杨家湾的时候，只有40公斤。他不能躺着，只能坐着、跪着睡觉。后来有个赤脚医生建议他买个吸氧机，我父亲一咬牙，花3000多买了一台吸氧机，电费一天要七八块钱，但这比镇卫生所的氧气瓶便宜不少。我父亲一口气上不来的时候，就在家里吸几口氧缓一缓。我父亲最怕的是停电。一停电，他就看着墙上一个废弃的挂钟，眼睛死死盯着那一动不动的钟摆。

这个时候，我已经从镇中辍学一年。我父亲虽然在深圳打了十年工，但除去做楼房，其余的钱，都用在他治病了。没想到他拼死拼活，做了一场无用功。看着父亲仰着脖颈大口大口地呼气和吸气，我的脖子也感觉被人拿捏着，吐不过气来。有天，我在一旁问我父亲，问他想不想死，我父亲说：怎么不想？天天都想。活着太难受了。

我说：那我帮你死，好不好？我父亲无力地点点头，好像又摇摇头。

我在竹林里捡了一块砖头，我家做楼房时多的几块砖，堆放在那儿了。我手里握着砖，重新进屋。我父亲并没有多少吃惊，他平静地看着我，目光里好像有一丝鼓励，也有一点点胆怯。我看着他青紫的嘴唇，很想下决心照着他的头狠狠劈下去。可我没动。我父亲的眼睛有点像狗的眼睛：平静、无辜。

我感觉自己下不了手。我能看出他后悔了。谁不想活着呢。我们就这么僵持着，父子间所有的话语都悬停漂浮在空气中，不能上，也不能下。我也动摇了，我希望我父亲能活下去。我在一旁的长条凳上坐下，看着他。这时，我母亲提着泔水桶走出去，她还不耐烦地瞥了我一眼。我没抬头迎接她的目光，只是用余光顽强地抵御着。

突然，我父亲的身体失去平衡，摔倒在地，氧气瓶也倒了，橡胶管从他的鼻孔间挣脱出来，不再柔软，而是直挺挺的，犹如利剑。我父亲的头转向我，他大口大口地吸起气来，大概是希望我能起身扶他一把。我的身体前倾，想从板凳上起来，可脚下的土地好像变成一块巨大的漂浮的木板，脚也好像被牢牢钉在了木板上，而我一动，这木板就会颠覆似的。我将头扭向门外，看风在竹林间捉迷藏，簌簌直响。五分钟后，我正准备从竹林收回目光的时候，发现母亲有些变形的脸出现在我的视野里，她大叫着冲进屋。我回过头，见我父亲哼都没哼一声，还原样躺在堂屋里。

并没有人来调查我父亲的死因。大家都明白是怎么一回事。他本来是站在死亡线边上的人。死，是迟早的事儿。只是，我母亲开始防范我起来。一天黄昏，她手里提着一个鼓囊囊的麻袋进了门，紧接着，村长和另一个四五十岁的妇女也进了门。他们看我的眼神就像三只狼狗看猪的大腿肉。随着村长的一声令下，我被几只手扑到在地。我的牙齿碰到硬地上，磕得流了血。我的脸贴在地上，双手被反绑起来，接着，两只脚也被捆了起来。麻袋里是一条泛着寒光的铁链，我母亲将铁链从麻袋里拖出来交给村长。村长的嘴角还叼着烟，他将铁链套在我的手上和脚上，走的时候，一截铁链上还沾着他的烟灰。

我变成了一头牲口，被关在屋后的一间小屋子里。

家里挂着我父亲的遗像。我拖着长长的铁链，走到房门口，朝堂屋里扭头看，能看见我父亲的眼睛和脸。在我眼里，他很健康，很安详。这张照片，是用我父亲身份证上的登记照扩的，十年前的照片。我几乎有点认不出这个人是我的父亲。虽然有一丝陌生，但我还是习惯性地抬头看他。我母亲每天以一种仇恨的眼神看着我，特别是我盯着父亲遗像的时候，好像那遗像的镜框背后有她藏着的存折似的。为了表达她对我不满，她有时给饭我吃，有时不给我吃。给的时候，恶狠狠的，说：拿去吃！你这个瘟神！神经病！不给饭我吃的时候那就很简单了，她会将家里的米面都锁起来，自己在外面吃了馒头或油条后回来。为了防止我偷吃，她甚至连猪槽都清洗得干干净净。

我无所谓。对这些事情不想计较。从许多年前开始，我就认为吃饭是一件与我不相干的特别无聊的事。因为吃饭需要我将设置的关卡打开，让那些杂七杂八的食物经过我身体的通道，而我并没有得到什么好处，除了活下去。这个时候，我更加不愿意说话了。前几年，语言还漂浮在齿缝间，时不时想冒出来。现在，它们完全逃走了，连碎片和尸骨都没有。嘴唇也变得很硬，岩石一样的纹理，上面寸草不生。

三

这年春节，我妹妹吴齐眉回来了，令人意外的是，她怀里还抱着一个小孩子，大概八九个月的样子，是个小女孩。我母亲老远在田埂上看见吴齐眉一个人背着包抱着孩子回来，疯也似的往家里跑，她在我妹妹到家之前到的家。我母亲拦在